

雅水下姜

文/温吉娜

下姜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毗邻千岛湖，素有“雅墅峡涧”之称。近年来，下姜村坚持绿色发展，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如今，已由过去的“土墙房、烧木炭、半年粮，有女莫嫁下姜郎”的穷山沟，变为“农家乐、民宿忙、瓜果香，游客如织”的富美村。

风催促着水波动荡，溪水就有了涟漪。白浪前仆后继地跃过鱼鳞坝，把一湾天青色秋水跌宕得像翻动的书页，又像西风卷帘。我站上一块跳岩，秋天的溪水不给人面子，连串水珠蹦湿裤腿，凉得人一惊。我想起诗人李贺的一句诗：“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此时低头一看，水草果然像诗句说的那样蒿头蒿脑呢。

再看水面，廊桥、白墙和泛黄的重山倒影绰绰，几棵红透的杉树在毛竹林间冒头，倒误打误撞为眼前的山水画盖上了名章。溪水古称雅水，现在叫凤林港，秋来已久，雅水雅致不减。昔日

的“雅墅峡涧”，今天的淳安下姜村，正躺在这湾雅水的怀抱里。

自北宋建村伊始，几百年间，下姜村的水光山色也失去过风雅，直到2003年才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蜕变。经过河道治理、开垦梯田、植树造林，2013年，这里已然山色复青，水色又碧。

山水间，亭边小道上，深秋的雅意像银杏的金叶，被长风逸散开，悄无声息地点染了整个村落。再走几步，突然被一片枯荷惊艳。高高的墨褐色荷梗枯瘦笔直，挂着干莲蓬和枯皱荷叶。甚至仍有四五片绿荷叶不肯入秋，焦黄的叶缘像被燎过的宣纸。抬眼就看得见的山坡上，毛竹林里，不知道什么鸟叫了一声，枯荷“沙沙作响”，11月了，下姜村的荷塘还热闹着呢！

日头高悬时，我吃到了——一碟椒盐杂鱼，同行再配两杯下姜米酒，酒一入喉，身体暖了起来。千岛湖的鱼味道无需多言，脆口，鱼肉



清甜，椒盐磨砺着舌尖，几条小鱼搭一筷子青菜，下饭极了。

吃饱喝足，继续走走瞧瞧。蓝染工坊门上蓝布飘扬，糕点铺的香气勾得我不住地流连。溪对面，果园偃旗息鼓，农田闲暇，几个村民围坐着高声谈天……我慢悠悠地走过连心桥，看小艇和枯竹叶做伴，一起在水上打着圈。走进对岸的下姜村文化礼堂，再看村落变迁的记录，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村落，是不会消失的。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因为城市瞬息万变，在变化里感受到的无所适从，终会被有序无言的山水徐徐宽慰。因为人对自然的爱与向往，会像风一样催促着我们重新回到村落，回来照看好雅水和山下袅袅的炊烟。

溪边饮抹茶，杯里浓绿。回程路过下姜抹茶园时，满山茶树不肯为秋天折腰，绿沉沉地和天边的余晖对抗。等到云隙剩下一条红线，下姜村兀然暗下来，山上零星几点灯光，杉树的红变得不太显眼，剩下遍野的墨绿山线，还固执地留在夜里，勾勒出一幅深沉静谧的画卷。

一藤秋甜黄河畔

文/张瑞秀

夏末沿黄河而行，车过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郝家窑村时，视线正随流水漫溯河岸，忽被路边连片的葡萄藤牵住。青绿色的串儿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像攥着一整个夏天的青涩，风一吹就轻轻晃，晃得人心尖发痒。我当即暗许：等秋风吹熟这满藤绿，定要来尝尝这份酝酿的清甜。

转眼金秋已至，得一日空闲，驱车往黄河岸边去，没多久，远远便见郝家窑村连片的葡萄架在阳光下铺展着深绿的光。

我们选了一家名为“渔香村”的葡萄园。爱人说此前曾和朋友来过，这里既能采摘葡萄，又能就地用餐。车子刚停稳，清甜的果香混着黄河水特有的湿润气息，钻入鼻腔。我们选了临窗的座位坐下，点了当地的招牌炖河鱼、背锅烙饼，还有汤色红艳、油而不腻的粉汤。不多时饭菜上桌，主人还额外送了份新鲜葡萄。吃到酣处，偶然低头，竟瞥见手中瓷杯上印着“蝉噪林愈静，鸟鸣

山更幽”的诗句。抬眼望向窗外，葡萄藤在风中轻轻摇曳，远处隐约传来几声虫鸣。

走出餐馆，我们沿着葡萄藤架间的小径缓步前行，阳光穿透层层叶片，在地面织出细碎光斑。风过时，藤叶簌簌作响，一串串葡萄在枝头挤挤挨挨，饱满的果粒裹着薄薄白霜，惹得人垂涎不已。不远处，几只蜜蜂在藤蔓间嗡嗡穿梭，为这幅丰收图景添了几分灵动。

悠然信步，目之所及满是田园的安闲景致，脚步也随之变得愈发轻盈。这边，采摘者穿梭在葱郁架下，指尖轻捏果柄，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的果实；那边，葡萄园主们围坐在简易棚架下，正忙着将刚采摘的新鲜葡萄打包装箱。他们戴着薄手套，麻利地翻检每一串葡萄，仔细剔除不够饱满或带斑点的果子，动作娴熟又专注。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们索性放慢脚步，决定再往别处走走，好好瞧瞧郝家窑村田园间的丰收意趣。

不远处的黄河静静流淌

着，在阳光下漾着粼粼波光。我们循着水的流向往前走，不多时便看见“山梁梁”的牌子立在公路对面。刚落下车窗，就被一阵洪亮的招呼声猛地拽了过去。“哎！小伙子，下来看看呗！咱这儿的葡萄甜得很！”她嗓门洪亮，笑容质朴，一边引着我们往路边的小摊走，一边絮叨地介绍，“左边摆摊的是我侄儿媳妇，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靠种葡萄过日子。我寻思着光卖葡萄不行，又在园子里种了些八宝葫芦，熟了当个装饰多好看。”

她的话语里满是真诚，像邻里拉家常般亲切。我们被这份热情感动，当即决定去她的葡萄园逛逛。大姐一听，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连忙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对着那头大声喊：“老伴儿，我这边来客人啦，快来路口接一下！”挂了电话，她又热情地指着前方蜿蜒的小路，满眼期待地等着家人来领路。

跟着赶来的王师傅七拐八绕进了园子，藤蔓交错的

绿廊瞬间将暑气隔绝在外。王师傅黝黑的脸上堆着憨厚的笑，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葡萄串，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串裹着白霜的绿果是阳光玫瑰，你们凑近闻闻，是不是有股淡淡的玫瑰香？”他又指向另一串，“那串紫黑发亮的是夏黑，纯甜无籽，一口一个过瘾。”

成串的葡萄垂坠在架下，紫若玛瑙，绿如翡翠，沉甸甸地将藤蔓压得弯了腰。藤蔓间的风裹着浓郁的果香漫过脸颊，那果香里藏着黄河水与阳光交织的气息，凉意沁心。

我忍不住摘了颗阳光玫瑰，一边蹭掉薄薄的白霜，一边听王师傅娓娓道来。他说：“咱这葡萄长得好、吃着甜，全靠这黄河水养着！”说话间，风从河面漫过来，葡萄叶沙沙作响。那一刻，只觉这秋日的甜意，是黄河赠予的最珍贵的礼物。

回去的路上，爱人把刚采摘的葡萄递给我，清甜的滋味在舌尖蔓延，像黄河水轻轻漫过河岸。

草甸絮语（组诗）

文/苏和

在羊肠小道上

在羊肠小道，总会有一些羊走失
一条路，会成为不归路
没有独辟蹊径的机会
在牧民心目中
每一只羊都有名字
它们用头，拱开春天的门
就掉进去了

乌和尔沁淖尔

乌和尔沁淖尔除了风吹苇秆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芦苇丛中有一窝絮着雁羽的巢
昨晚大雁留下的体温还没有凉
雁阵已经乘着季风飞过长江
一截断苇，哽着一声雁鸣
黑白花牛，在岸边躺成斑斓蝴蝶
是挽留夏季的最后形状

沿河寻雨

雨云在东南
那里已经在下雨
朋斯格犹豫着
是不是把羊群赶回去
风带来气息，那朵云是一把青铜壶
水已经被晚霞烧干
雨不落
朋斯格喉咙发紧
他把目光投向恩格尔河
马粪蛋被上游河水冲下来
一浮一沉，隐喻着雨的形状

野蘑菇

老牧民常说：野蘑菇喜欢在
有狼粪的地方生长
这一个夏天，至深秋
我采了很多蘑菇
但是，没有见过一只狼
每一个蘑菇，在草地的破绽里拱出来

辉腾锡勒的雪

辉腾锡勒的雪
春天来得早，夏天也下
六月雪，不稀奇
辉腾锡勒的雪
刚过未伏，就来了
来得毫无征兆，跟在雨后
农地保墒，草甸护植被
风车吹开《魏书》
无数大大小小的海子
都是一片雪
无论风长、风短
火山锥子顶落日是不是圆
辉腾锡勒，总会披着雪的大磐
描一幅不加修饰的书画

听秋夜

风吹草尖
似乎有人翻动书页
牛羊在打喷嚏，马蹄叩响草地
我的梦在蒙古包铺开
已是深秋，能听见温度错落之响
偶有两声犬吠
梦语般贴着草根传入耳廓